

长篇历史小说

◎ 丁香花

# 丁香花



高陽  
作品

高阳  
◎ 著

华夏出版社

长篇小说  
历史小说

高阳著

# 丁香花

高阳作品

有村  
有井  
有水  
处有  
高阳  
有金  
庸



华夏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丁香花/高阳著. —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2008.2

ISBN 978-7-5080-4551-1

I. 丁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99032号

大陆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丁香花 高阳 著

---

出版统筹 张 明 董秀全  
责任编辑 梅 子 陈 默  
封面书法 冯 涛  
封面设计 龙震海  
装帧设计 梁 雷  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 
邮 编 100028  
电 话 (010) 64663331  
印 刷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 × 1010mm 1/16  
印 张 17.75  
字 数 295千字  
版 次 2008年2月北京第1版  
印 次 200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定 价 33.00元

---

华夏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如有印刷或装订错误, 请随时联系

一到铁瓶巷，提起“女先生”，没有一家不知道；“喏，”一个十二三岁，梳一条极长极精致的辫子的小姑娘，回身一指，“锡箔店斜对过，裁缝店旁边有条夹弄，‘碰鼻头转弯’，进石库墙门，喊一声‘女先生’！自然就有人来迎接。”

“谢谢耐！”问路的男子将购自孙春阳，吃剩下的一包松子糖，塞在那小姑娘手中；沾上了糖汁的手指，在簇新的一件缎面皮袍上抹了几下，掉头就走；一个挟着拜匣，看上去像是书僮的少年，紧跟在他身后。

梳长辫子的小姑娘，睁圆一双大眼，望着那三十多岁的男子发愣。这个人好怪！她困惑地在想，行为怪，说话也怪；倒是地地道道的苏州话，但看他瘦小，声音却洪亮异常，苏州男人，哪怕是挑脚抬轿的，除非吵架，没有人用这么大的声音说话的。

找到裁缝店，从夹弄走到底，向左一折，果然有道石库门，进门穿过天井，是个空荡荡的大厅，柱子上贴着。一张泛黄了的梅红笺纸，纤秀的笔迹上，写碗口大的四个字：“止步扬声”。

“阿明，你喊一声看。”

那阿明跟他的主人一样，音吐响亮：“投帖——”

等了一会要再喊第二声时，屏风后面有了响动，一声咳嗽，踏出来一个须眉皆白的老者，一看便知是“老苍头”。

“贵客尊姓？”

“我姓龚，从杭州来的。特为来拜访你家少奶奶，有个拜匣，请你先递了进去。阿明，你把拜匣交给管家。”

拜匣很重，老苍头几乎失手，不过这种情形，亦非第一次，料知拜匣中必有来聘请“女先生”的赞敬。

“女先生”是苏州府属的常熟人，娘家姓归，名叫懋仪，字佩珊；十四岁时，名在袁子才随园女弟子之列，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事。但年齿虽稚，诗名却是后来居上，二十年来，一直为江浙世家延聘为深闺塾师，所以邻里都称之为“女先生”。

“少奶奶，”老苍头在二厅天井中喊道，“杭州来的，姓龚的客人来拜。有个蛮重的拜匣在这里。”

“杭州来的、姓龚？”归佩珊想了一下，顿时很兴奋地，“是龚大少爷！”她高声

吩咐：“快请。”

“小娥，你来把拜匣捧进去。”

归佩珊的贴身侍女小娥，将沉甸甸的拜匣捧了进去；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十两重一个的元宝四个；下面压着一张“龚自珍”三字的名帖；果然就是名满天下的龚定庵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小娥掀开门帘，归佩珊随手合上拜匣，迎了出去。

主客同时抬头，都回忆并印证着九年前初见的印象，那时归佩珊是三十七岁，神清骨秀，而且腹有诗书，别具一种高华丰姿，虽是个秀才娘子，看上去倒像一品命妇。如今美人迟暮，又居孀了，自不免憔悴。

在归佩珊眼中，龚自珍——与九年以前比较，风采如昔，但似乎沉静了些，只是那种“飞扬跋扈为谁雄”的神情，是永远改不掉的，如果改掉了，也就不是龚定庵了。她这样在想。

“大姑，”龚定庵兜头一揖，“一别九年了。”

“璫人公子，”归佩珊这样称他，琢人是他的另一个别号，“前几天我还在想，你的服制应该满了，或许会出来走走。果不其然。请里面坐。”

“是上个月满的。”

原来龚定庵前年七月丧母，父母之丧三年，而规定只须服丧二十七个月，上个月是十月，服制就满了。

进入厅堂，主宾重新见了礼，彼此问讯了家人，然后归佩珊指着那四十两银子说：“多承厚赐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只好厚颜说声‘多谢’了。”

“聊且将意而已。”龚定庵问道，“两年兴致如何？”

“嫠妇心情，可想而知。”归佩珊不愿谈她的近况，转话题抛回到龚定庵身上，“家居两年，想多佳作？”

“居忧无诗。”

“丧礼多暇，怎么打发日子？”

“读经。”龚定庵答说，“我持陀罗尼满四十九万卷了。”

“大功德。”归佩珊双手合十，“太夫人亦在冥冥中受福。”

“愿如所言。”龚定庵问道，“听说《绣余小草》刻出来了，怎么不赐寄一册？”

“刻得不好，所以不曾奉寄。”归佩珊笑道，“既承登门坐索，不容我不献丑了。”

说着，站起身来，进入西首一间；回出来时，手中持着一本磁青纸装裹的册子，正是她的诗词集《绣余小草》。

“请斧正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龚定庵随手一翻，恰好就看到她跟他唱酬的那首《百字令》，后面附着他的原作：

扬帆十日，正天风吹绿江南万树。遥望灵岩山下气，识有仙才人住。一代词清，十年心折，闺阁无前古。兰霏玉映，风神消我尘土。

人生才命相妨，男儿女士，历历俱堪数。眼底云萍才合处，又道伤心羁旅。南国评花，西湖吊旧，东海趋庭去。红妆白也，逢人夸说亲睹。

他一面看旧作，一面想往事，那是嘉庆二十一年春天，他也是从杭州循运河到上海，去省视他的前一年由安徽徽州知府擢升苏松太兵备道的父亲，路经苏州，由友人介绍来访归佩珊，与她的夫婿李学璜秀才，所以说“东海趋庭去”。归佩珊的诗名，东南闺阁中数第一，有“女青莲”之号，他用杜甫赠李白的诗，“白也诗无敌”的故事，才有“红妆白也”的字样。

前面是归佩珊步韵的和作。题目是《答龚璠人公子，即和原韵》：

萍踪巧合，感知音得见风前琼树。为语青青江上柳，好把兰桡留住。奇气擎云，清谈滚雪，怀抱空今古。缘深文字，青霞不隔泥土。更羨国士无双，名姝绝世，仙侣刘樊数。一面三生真有幸，不枉频年羁旅。绣幕论心，玉台问字，料理吾乡去。海东云起，十光五色争睹。

词中有两处小注，一处是在最后：“时尊甫备兵海上，公子以省觐过吴中”；另一处是在“名姝绝世”之下：“谓吉云夫人”，指龚定庵续弦的新夫人何吉云。

原来龚定庵的外祖父，便是乾嘉大儒段玉裁，江苏金坛人，做过两任知县，便归隐不仕。他功名虽只是个举人，而于书无所不读，得休宁戴东原的真传，尤精于音韵之学。龚定庵十二岁时，便由段玉裁教他《说文解字》；读书从彻头彻尾识字开始，是最扎实的工夫。龚定庵生来便有一双极灵的耳朵，一条极巧的舌头，偏又会有段玉裁这样一位外祖父，亲承其教，先天的资质加上后天的熏陶，使得他在语言上有任何人所不及的特长，每到一个陌生地方，只要住个几天，就通那里的方言，能听能说，倒像侨居了多少年似的。

他是二十一岁娶的亲，那年——嘉庆十七年，他的父亲龚丽正字暗斋，以礼

部郎中充任军机章京，外放徽州知府；龚定庵随父母沿运河南下，先到苏州省亲，段玉裁做主将他的孙女儿美贞，也就是龚定庵同岁的表妹，许配给他。在苏州成婚后，先回杭州，再循富春江入皖南，侍父任所。

下一年癸酉，是大比之年。龚定庵在上一科以监生的资格入北闱，却只中了一个“副榜”，其实与落第没有两样。因此，在这年四月间进京应顺天乡试；不道仍是名落孙山，怀念着已有喜信的爱妻，榜发第二天，便专程南归，哪知到了徽州，但见明镜尘封，香闺寂寂，美贞已经在七月里去世了。

问起来方知道误于庸医，哪里是有喜？是臃胀病；半年多的工夫，一直吃安胎药，药不对症，终于不治。

两年以后，也就是龚定庵初遇归佩珊的前一年，他续弦了，娶的是安庆何知府的孙女儿，闺名吉云，写得一手极好的簪花格。归佩珊说他们“国土无双，名姝绝世，仙侣刘樊数”，虽是恭维的话，但确也当得起这样的恭维。

“早就想见吉云夫人了。”归佩珊问，“不知几时得偿宿愿？”

“一开了年，我就要带她进京，一定让她登堂拜见大姑！”龚定庵问道，“有个馆地，你肯不肯屈就？”

“这几年懒得远游。多谢、多谢。”

“‘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一乐也。’有个女孩子，资质很不错；而且也不远。”

“喔，是在哪里？”

“嘉兴——”

归佩珊已无意于此，只为龚定庵很热心，不便太扫他的兴；所以听他谈了那家的情形后，只答一句：“请容我好好筹划一下，专函奉答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龚定庵知道她的心意了，不再殷勤敦劝；文字之交自然还是谈文字，“大姑，我最近得了一方明人的小砚，觉得只有请你品题最合适；而且也只有你来品题，才能令此砚增重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归佩珊大感兴趣，“我倒想不出，是怎么一方砚台，只有我来品题最合适？”她问，“莫非是马湘兰的画砚？”

“教坊女子岂可唐突‘女老师’。是叶小鸾的眉子砚。”

明末的叶小鸾是苏州附近的吴江人，姊妹三人都是才女，而以小鸾为最有名，七岁便能作对子；到得及笄之年，既美且慧，世家子弟求婚的，不知多少，最后选中了昆山张家。哪知临嫁前夕，突然香消玉殒，遗体遍身轻软，传说是“仙去”了。其时她的大姊叶宛宛，正在为幼妹作催妆诗，得知噩耗，哭妹过哀而卒。这一双姊妹花的故事，在苏州流传得很广；归佩珊有她们父亲叶绍袁所刻的“午梦堂

十集”，其中便收有叶宛宛的《芳室轩遗集》与叶小鸾的《疏香阁遗集》。

“砚呢？”

“因为是眉子砚，所以我总随身带着。”

于是命书僮取来那枚一弯纤纤新月样的眉子砚，正在欣赏谈论时，忽然门帘一掀，但见惊鸿照影似的，有一张脸一闪即没；龚定庵没有看清，归佩珊却开口在唤了。

“阿青，怎么不进来？”

“有客人在。”门外回答，竟是清脆的京腔。

“你知道这位客人是谁？你天天读人家词，怎么见了面倒要躲开？”

“啊！璠人公子！”阿青进来了，及笄之年，眉目如画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充满了惊喜的光芒。

“这是我的邻居，姓顾，聪明极了。”归佩珊转脸喊道：“阿青，你见一见璠人公子！”

阿青含笑点头，随即双手按在左腰上，微微弯身，道一声：“万福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龚定庵抱拳答礼；随即问归佩珊，“顾小姐是在哪里见过我的词？”

“在我这里。”归佩珊答说，“你不是刻过一卷《红禅词》？”

那是前年夏天的事，龚定庵搜集历年所作的词，一共九十二首，选了四十五首刻成集子，题名《红禅词》；刚刚印出来便逢母丧，无心再弄笔墨，词集亦只送了极少的几个朋友，不知道归佩珊却有一本。

“喔！”龚定庵说道，“其时适遭大故，心绪历碌，竟忘了寄一本请大姑指教。”

“指教可不敢当。倒是我要向你请教：其中大半是有本事的吧？”

《红禅词》十之八九，只标调名，不加题目，但其中情事宛然，当然是写实，所以归佩珊这样问他。

龚定庵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“少年绮语，何足深究？”他问，“顾小姐想来也是大姑的高足？”

“哪里，她天资过人，我亦没有什么好教她的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龚定庵大为惊异，刚转眼去看阿青时，她先开口了。

“李婶儿都说得我脸红了。璠人公子，你别听她的。”

“她的天资，真是了不起，光说见解就过人一等。璠人，你知道她最夸你的是哪一首？”

“哪一首？”



“那首《青玉案》。”归佩珊关照阿青，“你去把《红禅词》拿来。”

“不用拿，我记得。”阿青便即朗然吟道：

韶光不怨匆匆去。只招怅，年华误。目断游丝情一缕。断桥流水，夕阳飞絮，可是春归路？

楼头尽日还凝伫。欲诉闲愁向谁诉？蕙渚花飞天又暮。醒时如醉，醉时如梦，梦也何曾作？

“瓊人，”归佩珊说，“你道她怎么说你这首词？她说你这首词，摆在《清真词》里面，谁也分辨不出来。”

这是将龚定庵比作北宋第一大家周邦彦，龚定庵真有受宠若惊之感，“文字知己，胜如骨肉！”他站起身来向阿青兜头作了个揖。

这一下窘得阿青掀帘就走，归佩珊不由得笑了，“你也太认真了。”她说，“小姑娘脸皮薄。”接着便喊：“阿青，阿青！”却是毫无回音。

“说实话，我那一卷词，当得起轻灵婉约之称的，也只有这一首《青玉案》，居然让她看出来！慧眼、慧眼！”“你收她做个女弟子如何？”

“不，不！我从不收女弟子；男弟子都不收，何况女弟子。我们杭州，从前出了个袁子才，现在又出了一个陈云伯，名为风雅，其俗入骨，我何能效他们的行径。而况，我就要进京了，亦无从教她什么。”

“那倒不要紧，她原是住在京里的。”

“怪不得一口京腔，看来从小生长在京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她家三代在京——”

原来阿青的祖父，在乾隆末年，不知以何因缘，入太医院当了个九品吏目，管理生药库。凡太医院、钦天监之类的衙门，官吏都是世袭的，阿青的父亲承袭父职，而且升了一级，变成八品吏目，同时也占了京城的宛平县籍。不过顾家并未忘本，老家仍在苏州。阿青这回是随她母亲来省视祖母；就快回京了。

“阿青还有个姊姊，那才真是惊才绝艳。可惜，当了人家的侧室。”

“何以有此？”龚定庵不免奇怪，“太医院八品吏目，大小也是朝廷命官，有女何至于为人做妾？”

“这个人是个贝勒。”

“喔，”龚定庵明白了，“那一定是侧福晋。旗人的侧福晋也是命妇，与汉人家的姨太太大不相同。”

这在归佩珊真是长了一番见识，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她想起一件事，正好当面向龚定庵求证：“瓊人，听说你通满洲话？”

“是的，还有蒙古话。”龚定庵坦率地答说，“我少受两位外公之教，略通音韵，学这些话比他人容易受门。”

这道理容易理解，归佩珊所不解的是——“两位外公？”她问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喔，”龚定庵歉意地笑一笑，“我没有把话说清楚。先外祖父的胞弟，玉立先生，字清标，号鹤台，我叫他‘二外公’，是个举人，他的韵学虽不及先外祖父，但当时教我这个小学生，自然绰绰有余。唉！”他突然叹息，低着头走到窗前，掀开窗帘一角，凝望着小庭寒梅。

归佩珊不知他因何感触，及至侧面望去，只见他泪痕满面，更觉骇然，“瓊人、瓊人，”她急急问说，“何以忽然伤心？”

“噢！”龚定庵茫然地用衣袖去擦眼泪。

新缎子是硬的，哪里擦得干净。归佩珊便唤小娥绞了一把热手巾来；等他擦了脸，神色稍定，她才问说：“想来是想起那位清标先生了。”

“是的。前天我还梦见他。”

“原来作古了？”

“不！生而辱，益觉可悲。”龚定庵接下来念道：“我生受之天，哀乐恒过人，我有平生交，外氏之懿亲——”

“且慢，且慢！”归佩珊急忙拦阻，“小娥，取笔砚来。”

原来归佩珊是要把他的诗录下来，龚定庵便从头念起：

我生受之天，哀乐恒过人。我有平生交，外氏之懿亲。自我慈母死，谁馈此翁贫？江关断消息，生死知无因。八十罹饥寒，虽生犹僇民。

“是了。僇民可作罪人解，所以说此翁‘生而辱’。”这是归佩珊心中自语；说出口来的是：“瓊人，原来你这副眼泪，一半是哭慈母？”

龚定庵点点头，又念：

昨梦来哑哑，心肝何清真！翁自须发白，我如髻卵淳。梦中既觞之，而复留遮之。挽须搔爬之，磨墨揄揶之。呼灯而烛之，论文而哗之。阿母在旁坐，连连呼叔爷。

一句比一句念得快，直如火箭激石；归佩珊连连喊说：“慢，慢。”等他停下来，她一面念、一面写；一面写、一面想，十四五岁的顽皮少年，恃爱与须眉皆白的长亲，戏谑无礼的情状如见，但有一句不解：“‘磨墨揄擢之’，何谓？”

“那年，我二外公会试落第。”龚定庵说，“我磨了墨要请他写字，他开玩笑说：‘你就喝一年墨，肚子里不通还是不通。’我就挖苦他说：‘肚子里就通了，会试不中还是不中。’”

“这样揄擢，很伤老人的心吧？”

“不！他把功名看得很淡的。倒是我母亲着急，不断在说：‘二叔，二叔，你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’”

“这就是所谓‘阿母在旁坐，连连呼叔爷’了。”归佩珊问道，“该结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龚定庵用短促的声调念道：

今朝无风雪，我泪浩如雪。莫怪泪如雪，人生思幼日。

念完，神情木然；细看时，又有泫然欲泪的模样；归佩珊急忙找句话问，转移他的伤感。

“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吧？”

“差不多。那年春闱，应该是戊辰年的事。”

戊辰丑未为会试的年份，归佩珊算了一下，那年她二十九岁，红颜未老，才名正盛，亦是一段黄金岁月，不由得感喟地说：“岂止幼日，往日皆可思。”

龚定庵没有想到会惹起她的感慨；再接下来伤逝悼亡，谈到李学璜说不定亦会流泪就太无谓了。

于是他说：“大姑，我要告辞了。是不是把这方眉子砚留在这里，等你闲了，从容品题？”

“不！一搁下来就不知哪一天才能了心愿了。不如此刻就动手。”

说着，她拿起那方形似竹叶，又似初三眉月的小砚，中间有一圈极细极清晰的螺纹，映光看去，水池微现红色，她不知道是什么讲究，但石质细腻，湿润如玉，确是一方上好的端砚。

摩挲片刻，得了一首七绝；自己提笔写道：

螺子轻研玉样温，摩挲中有古今魂。一泓暖泻桃花水，洗出当年旧黛痕。

“献丑，献丑！”归佩珊将诗稿递给了龚定庵说，“做得不好，不必上石了。”

题砚的诗，应该刻在砚石或砚盒上；她这样说，听似谦虚，其实正是提醒龚定庵别忘了上石。

“大姑，”龚定庵说，“我倒想起一个人，顺便打听一下，顾二娘可有传人？”

“你是说会制砚的顾二娘？只怕没有传人。‘一寸干将割紫泥’——”归佩珊起身到书架上去检书，“我记得《随园诗话》提到过她。”

“不必找《随园诗话》，袁子才的话靠不住。”龚定庵将她记不起来的那首诗念了出来：“‘一寸干将割紫泥，专诸门巷日初西。如何轧轧鸣机手，割遍端州十里溪。’这是黄莘田的诗。”

“原来是黄莘田的诗，等我来看看。”

黄莘田单名任，福建人，生于康熙，歿于乾隆，生有砚癖，自号“十砚老人”，他的诗集题名《香草斋集》；归佩珊在第二卷中找到了这首诗，诗下有注：“余此石出入怀袖将十年，今春携入吴；吴门顾二娘见而悦焉，为制斯砚，余喜其艺之精而感其意之笃，为诗以赠，并勒于砚阴，俾后之传者有所考焉。”

“果然。”归佩珊说：“袁子才与黄莘田可说是同时的人，何以不知道这首诗的原作者是谁？也就奇怪了。”

“袁子才信口开河，欺人的话很多。”

接下来便大谈袁子才。原来要辞去的龚定庵又坐了好久，直到屋子里黑下来，小娥来点灯，顺便请示：“请龚大少爷在这里便饭？”龚定庵方始警觉。

“啊，真该走了！我另外还有约，谈到忘记掉了。荒唐，荒唐！”

“真的有约，我就不留你了。”归佩珊问，“明天不走吧？”

“今天晚上就要走。昆山还有人等着我呢。”

龚定庵到昆山，是应他的一个好友李增厚之约。此人是个秀才，事母至孝，所以为龚定庵所看重；前几年住在上海时，常到昆山相访。有一次跟李增厚谈起，他很喜欢三万六千顷的太湖烟水，但又不能离父亲的任所太远，最好在两者之间卜居；昆山是个很适中的地点。

李增厚将这话记在心里，一直在替他物色；这年秋天写信给他，说找到了一处很适当的房屋，已经跟房主约定，尽他优先来看，看不中意，房主再另觅买主，所以龚定庵服制一满，头一件要办的就是这件事；此外有件事，在李增厚盼望得很殷切，龚定庵亦常耿耿在心，很想早了心愿。

这个心愿是为李增厚题一幅画。此人自幼丧父，母子相依为命，自幼至长，从未有一日之离；嘉庆二十一年丙子，却不能不暂时分离了。原因有二：第一是赴北

闹乡试；第二，从小结下的一头亲，需要迎娶，他的岳父做京官，既不能请假送女完姻，又别无妥当的亲族可以送亲，只有趁李增厚乡试之便去亲迎。

这一别预计要一年，因为秋闹得意，更望联捷，自然是住在岳家读书，静候来年春天会试。不道顺天乡试落第，大家都为他惋惜，而李秀才反觉得是塞翁失马，因为从踏上北征的路程，便思亲不止，下第正好归省，便携着新婚妻子，专程南下。回昆山以后，便画了一幅《梦游天姥图》，龚定庵许了他题词，迁延日久，到得能完心愿时，李增厚的母亲已经死了一年多了。

两人都是孝子，见了面都为丧母哭了一场。叙叙别来景况，吃完晚饭，挑灯题画，龚定庵的诗思非常艰涩，很想休息一晚，到第二天早晨，精神饱满时来构思，但看到李增厚那种先睹为快的殷切神情，实在不能不勉为其难。

凡是题赠之作，因人因事而繁简不同，像这样为思亲而作的画图，彼此又不是泛泛之交，照一般的情形，不是赋一首长歌，至少亦要来两首律诗，否则铺叙不尽，亦显不出交情。可是龚定庵搜索枯肠，只得了一首七绝，而且最后一句，还有个字不大妥当，也只好算了。这首诗是：

李郎断梦无寻处，天姥峰沉落照间。  
一卷临风开不得，两人红泪湿青山。

不妥的是那个“红”字，要找个字来形容泪字，看似容易，其实很难，轻了显不出思亲之切，重了又怕人讥为言过其实。他先想到的是“血”字，自觉忒重，且即或泣血，形诸字面，亦嫌质直，不得已用曹雪芹“字字看来皆是血”映照“脂砚”的隐喻之法，用了个“红”字。画里“青山”、眼中“红泪”，勉强可以说是为对称之故，但究嫌不妥。

但最使他不安的是，长长的一个手卷，等了他多少年，却只得二十八字，实嫌太单薄了，不过，这个难题倒还有法可想，在诗后加一段题跋就是了。略一思索，提笔写道：

《梦游天姥图》者，昆山李秀才以嘉庆丙子应北直省试，思亲而作也。君少孤，母夫人鞠之，平生未曾一朝夕离，以就婚应试，往返半年，而作是图。图中为梦魂所经，山殊不类镜湖山之状，其曰“天姥”者，或但断取字义，非太白诗意也。越九年乙酉，属余补为诗，书于帧尾。时母夫人辞世已年余，而余亦母丧阙才一月，勉强弄笔，未能成声。

有了这篇跋,那首七绝即用字不妥,亦不为病。李增厚殷殷致谢之余,谈到他替龚定庵物色的一所房屋,道是徐家的产业。

昆山徐家,大族第一。康熙年间,海内无不知有“三徐”。所谓“三徐”是徐家三兄弟:徐乾学、徐秉义、徐元文,都是顾炎武的外甥。徐元文比徐乾学小三岁,少年得意,顺治十六年二十六岁,便已大魁天下,官至文华殿大学士。

不过“三徐”之中,声势最烜赫的是老大徐乾学,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;与圣祖所宠信的“文学侍从之臣”高士奇,结为亲家,呼风唤雨,神通广大,当时有一副谐联:“五方宝物归东海;万国金珠贡澹人”,东海是徐氏的郡望,澹人为高士奇的别号。又有一首歌谣:“去了余秦桧,来了徐严嵩,乾学似庞涓,是他大长兄”,所谓“余秦桧”,指休致的大学士,湖北大冶的余国注,“徐严嵩”即指徐元文,“乾学似庞涓”,意思是说徐元文之成为“严嵩”,幕后有庞涓这么一个“军师”在。

“三徐”中的老大、老三的乡评都不很好,惟独老二,比老大晚一科,也是探花的徐秉义,即使严劾徐乾学的副都御史许之礼,亦说他“文行兼优,实系当代伟人”。李增厚劝龚定庵所买的,就是徐秉义的故居。

第二天一早本来约定去看房子,不道另有奇缘,李增厚有个朋友,姓王,亦是秀才,他一直在扬州盐商家作清客,善于鉴别古玩,谈起此行,是受人之托,携一方汉朝的玉印,到上海去待价而沽。

龚定庵好古成癖,当即问道:“汉朝的玉印,要看质地、文字、印主而定。不知足下所携,是怎么样的一方玉印?”

“这方玉印是纯净无瑕的白玉。”王秀才说,“汉玉大都入土而又出土,虽谓之古色,其实斑驳不纯;这方玉印,流传人间,从未入土,所以颜色不变。”

“说得是,不过也要看了东西,才知道是否入过土。”

王秀才明白,龚定庵疑心是伪造的,所以这样说;当即微微一笑,“龚先生,”他说,“看这方玉印,也要有些眼福;今天有缘,可惜东西不在身边,不过有个拓本在这里,龚先生精于赏鉴,倒不妨看看,有什么特异之处。”

说着,从“护书”的夹页中取出一纸印拓;龚定庵接过来一看,朱文“缙仔妾娟”四字,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印在哪里?”龚定庵问。

“在我船上。”

“可容借观?”

虽是萍水相逢,但龚定庵不但文名已著,而且大多知道他的家世;上海道是

有名的肥缺，上海道的“大少爷”，当然是贵公子，看来是无意中遇见一个好主顾了，所以王秀才欣然应命，亲自回船去取玉印。

“今天怕不能去看房子了。”龚定庵很兴奋地说，“此印的来历，我略有所知，一直怀疑，未见得一定属于赵飞燕，因为汉宫中的赵婕妤很多，飞燕的妹妹合德，不也是婕妤吗？还有昭帝的生母，姓赵，也封婕妤。不过，现在一看拓本，足以破惑，确是飞燕遗物。”

“你连原物都还未见，就能下此断语！”李增厚不免怀疑，“你何所据而云然？”

“就在这个娟字上！”

“娟”与赵在这里是相同的。龚定庵指出，汉朝扬雄所著、晋朝所注的十三卷《方言》，第十二卷中有这个“娟”字，解释是：“娟姊也”。姊妹同封婕妤，赵飞燕是姊姊，用此“娟”字，巧合双关，这是第一个证据。

第二个证据更为明确，这“娟”字左面的篆法奇古，作飞鸟之势，非“燕”而何？

细看果然，不能说他穿凿附会。谈到来历，龚定庵说，在明朝，此印最早是严嵩之子严世蕃所收藏；严嵩父子败后，流入有名的收藏家项子京手中；后来又归无锡华家，最后为李日华所得。

李日华是万历年间江浙的大名士，精于鉴别，号称“博物君子”，他有两多，一是著作多，二是别号多。李增厚记得李日华的同乡后辈，嘉兴鲍昌熙所著的《金石屑》中，仿佛收得有李日华的一篇谈印的记载；到书架上检出《金石屑》，在第三册中找到李竹懒的一篇短文，看头一句便惊喜过望，原来竹懒便是李日华的别号之一，而所记的正是赵飞燕的玉印。

“定庵，你听，”李增厚念道，“汉宫赵飞燕婕妤时印，不知何年流落人间。嘉靖年间曾藏严氏，后归项墨林；又归锡山华氏。余爱慕十余载购得，藏于六砚斋，为一奇品，永为至宝，若愿以十五城，岂能易也？”

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国所得的和氏璧，在李日华看，这枚赵飞燕的玉印，价值连城。经此品评，越发坚定了龚定庵的必得之心，但毕竟要看过实物，才能做最后的决定。

到得日中，方见王秀才重到李家，携来一个包裹，重重锦袱，真所谓世袭珍藏，最后出现的是一个手掌大的紫檀方盒，盒盖及盒身四周刻满了字，但龚定庵无暇细看，一伸手揭开盒盖，顿觉眼中一亮；那方凤纽玉印，约莫一寸见方，五六分高，通体洁白，只有纽旁有黍米大的一块红斑，格外显得鲜艳夺目。

看玉、看纽、看印文，龚定庵把玩不释，脑中渐渐形成一个体轻如燕的纤影，神游在两千年前的未央宫中，昭阳殿里了。

“请问，”龚定庵定定神问，“此印是足下的珍藏？”

“哪里，穷措大哪里有这样的福分，我是受人之托，为宝物觅一位新主人。”

“原主是谁？”

“原主姓顾，定庵先生不必打听。”王秀才开门见山地说，“如果有意收藏，我可以做一半主。”

“好极。”龚定庵亦就不必作什么客套了，率直问道，“条件如何？”

王秀才伸三指相示：“不能少于这个数。”

这当然不会是三百两银子；但三千两似乎是狮子大开口了，只好告个罪，将李增厚拉到一边去密谈。

“这王秀才的为人，老兄是否深知？”

“我跟他十几年的交情。”李增厚答说，“为人还不错。”

“他开价三千两，似乎过分了吧？我跟他初交，有些话不便说，能不能请你问问他，最少几何？说个实实在在的数目，我们才好磋商。”

“好！我来问他。”

问来的结果是，最少也要两千银子；据王秀才说，已经有人出过这个价钱，他不肯脱手。因为开价的人很俗气，但龚定庵有意，又当别论。

“他说：这好比嫁女儿一样，总要挑一份人家。这方玉印在你收藏，是名花有主，所以照别人出过的价转让。当然，”李增厚又说，“总还有磋商的余地。”

“两千两银子，也不算贵；不过，我还要买房子，一下子花得太多，跟家父似乎说不出口。”龚定庵沉吟了一会问道，“不知道能不能以宝易宝？”

“我想，这没有什么不行。他原是干这一行的。以宝易宝，他又好多做一笔生意，何乐不为？我看，你们当面谈吧！”

果然，王秀才对此颇感兴趣，问龚定庵，预备拿什么来交换？

“我有一部好帖。”

“这是‘黑老虎’，价钱很难估。”王秀才说，“定庵先生不妨谈谈，是怎么样一部好帖？”

“娄寿碑。”

王秀才对此道也是内行，听说是“娄寿碑”，心中一动，便即问道：“是朱竹垞收藏的那一部？”

“哪里还有第二部？”

“怎么？”李增厚插嘴问说，“是孤本？”

“海内孤本。”龚定庵问，“你有没有六一先生的《集古录》？”



“有。”

“孙渊如的《寰宇访碑录》呢？”

“是在——‘平津馆丛书’当中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那也有。”

李增厚将欧阳修的《集古录》、孙星衍的《寰宇访碑录》都去取了来，龚定庵先翻开《集古录》，其中有一条记着：“娄寿，字元孝，南阳隆人，初而岐嶷，有志行，好学不厌，隐居不应征辟，门人溢玄儒先生。”

接着再捡《寰宇访碑录》记“玄儒先生娄寿碑”，道是“八分书，熹平三年正月，原石已佚，此宋拓本。”

“孙渊如所说的‘此宋拓本’，就是寒斋所藏的那一本。康熙朝先由何义门所藏，复归朱竹垞。不但原石已佚，而且人间别无第二本，是不折不扣的孤本。”龚定庵又说：“此碑肃括宏深，朱竹垞评为‘汉隶第一’，足与飞燕玉印匹敌。”

王秀才笑而不言。李增厚便即催问：“你的意思怎么样？”

“娄寿碑是宋拓中的精品，如说能与玉印匹敌，这话，实难苟同。”

“那么，我另奉五百金，这就差不多了吧？”

看龚定庵很痛快，王秀才也就答应了。

“交换是谈成了，如何易手？”李增厚问，“你的东西不在手边？”

“在杭州。”龚定庵答说，“我要先到上海，看一看家父，再回杭州。两兄有兴，到杭州度岁如何？”

“年下都有点杂务，而且我还在服中，亦不便远行。我看你们两位约定一个日子交换吧！”

于是约定，由王秀才在腊月中旬，携玉印到杭州成交。为了示信起见，龚定庵行囊中还携有二百两银子，全数付了王秀才，而且由李增厚作中，立了一个草约，然后小饮尽欢而散。

再下一天，龚定庵方由李增厚陪着去看徐秉义的坐落在昆山之阳的故居。昆山在昆山县西北，本名马鞍山，孤峰突秀，圆圆地像一只覆着的碗，山上极目湖海，了无遮蔽，是登临远眺的好地方。

此处是二陆——三国东吴大将陆逊的两个孙子，陆机、陆云出生之地，如蓝田种玉，而玉出昆冈，所以又名之为昆山。但昆山这座山，早已割归松江府的华亭县，昆山县变成有名无实了。

但名山胜水，天下相共；龚定庵北顾马鞍，林木秀润；南望秦始皇的驰道，虽